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四十一回 梟奴賣主列冠裳 惡宦媚權毒桑梓

詞曰：富壓江南堪敵國，金穴銅山，回首如風燭。奴董利財生蝮毒，石家何處尋金谷。
□萬牙籤如轉轂，任爾通神，難脫鉗羅獄。日食萬錢惟果腹，何曾千古稱知足。

話說魏忠賢因朝天宮火災，言官都道是天災，他定說是奸細放火。各官順他之意，枉殺了武永春等一班良民，奄子都給與功臣之家為奴。他自己又邀功討蔭，他的親丁都蔭完了，恰好蘇杭織造李實送魏鵬翼到京。那魏鵬翼乃魏雲卿的孫子--雲卿與侯一娘又生了一子，到二□餘歲娶了媳婦，生下這個孫子鵬翼來，兒子就死了。後來雲卿夫奔皆亡，這孩子便依著寡母開了個機房度日。因忠賢托李實訪問雲卿的消息，卻好訪出這個魏鵬翼來，特差掌家護送到京。算起來是他嫡姪，他卻認他為姪孫。因他緝捕奸細有功，矯旨蔭為右軍都督，把個□歲大的孩子，平白的紅袍玉帶，一樣到任升座。是日都來送禮慶賀，忠賢置酒請那班奸黨。算來鵬翼卻是他嫡親的瓜葛，連魏良卿都不是的。

一連請了幾日。酒席散後，倪文煥回來，門上稟道：「揚州有個姓吳的來見爺。」文煥拿過稟帖來看，名喚呆天榮，不認得是誰。因他說是同鄉，只得叫請會。那人進來，一見便跪。文煥道：「既是鄉親，如何行此大禮？」扯起來作了揖，細看時，纔認就是吳安保，相讓坐下。文煥道：「一向久別，何事到京？」天榮躬身道：「小人因兩個官人連年爭訟不息，小人不忍坐視，兩下調攝，官府中打點是有之，無非欲兩家息事，怎敢偏護？至去歲四官人去世後，後二官人名養春的，怪小人不偏為他，屢次難為小人。又將我送到撫按衙門，說我偷盜本銀二萬。他勢力大，情面多，又是個家主，小人怎敢與他爭執？今特來叩見爺，要求爺兩封書與兩院，代小人明一明心跡。」說著向袖中取出個帖子來，雙手呈上。上寫道：「呈上白米千擔。」文煥道：「只道按院陳爺，是我同年，撫院我不相熟，不便發書。」天榮又跪下道：「如今之事，非老爺的書子不能救，老爺若嫌輕，再奉葉金二□兩為老爺壽。」文煥道：「多承厚賜，已不敢當，金子斷不敢再領，且請坐再商也罷。我也作一札與你，只是我與他不甚相熟，恐未必肯依。」天榮見他應允，即起身拜辭道：「書子再來領。」出來走到寓所，用食盒裝了金銀，貼上河南道的封條，叫人抬到倪文煥寓所來。一路上緝捕的見有河南道的封條，故不敢來盤問。文煥收下，隨即寫了兩封書子，從馬上飛遞到江南去了。

天榮謝過文煥，次日收拾回南。比及到家時，差人已早有回書在天榮家等候他。到家看過，送他些盤纏回京，再問官事時，兩院見了倪文煥書子，奉為神明，極力袒護，若不因是主僕，吳養春還要受勒哩。養春見官事輸了，心中恨極，又要向別衙門去告。料理衙門的人道：「切不可再告了，他是求了倪御史的書子纔如此靈驗，你再告也是枉然，他就再花些銀子，也總是用的你的，不若捉他家來，鎖禁住他，慢慢的常打他幾次出出氣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此法甚善。」養春果然暗暗差人四路採緝，不料日竟捉住了。抬到家按倒打了一頓，鎖在後花園密室內，終日用酒食養著他，過幾日拿出來打一次，打過幾回，氣也漸息，未免就懈怠下來，鎖禁也不甚嚴了，漸漸可以出來行動。幾次要越牆而逃，奈牆高難跳。

禁有半年，已是中春時候。那一夜月明如晝，園中梅花盛開。天榮睡不著，忽聽得外面有人說話，他悄悄的起來伏在假山後看時，只見梅樹下立著兩個女子，香肌粉面，映著月色，分外嬌妍。何以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比花還解語，似玉更生馨。
洛浦逢雙俊，堯庭降二英。
動衣香滿路，移步襪生塵。
二八盈盈態，羅浮夢裡人。

那兩個女子都是吳養春的侍妾，天榮認得，內中有一個姓鬱，名叫燕玉，原是他經手在揚州娶的。兩個女子嗅花玩月，游了一會，對坐在梅花下談笑。少刻，有幾個丫環，提了茶果擺在石桌上。二人對月談心。眾丫頭四散玩耍，一個偶走到假山後，忽遇見天榮，便大叫道：「你是個甚麼人？夜晚閒躲在這裡做甚麼？」眾丫頭聽見，都跑了來，抓住天榮亂拉亂打。那兩個女子聽見，也走來道：「你們不要嚷，且問他是甚麼人。」天榮只得走上前，叩了個頭道：「小的是呆天榮，被爺禁在這裡已有半年多了。今夜因月色甚明，出來看月，不意衝撞二位小娘。」燕玉道：「你可是揚州的吳老官麼？」天榮道：「小的正是。」燕玉道：「你也是無心，不怪你，好好去睡罷。」

天榮回到房中，過了半日，只見一個小丫頭送了四盤果子、一壺茶來，道：「鬱小娘叫我送來的。」天榮道：「姐姐，你回去代我謝謝小娘。」那丫頭答應而去。此後，不時燕玉即著這小丫環送茶送酒，天榮常把些銀錢打發他。

一日，那丫頭又送出酒來天榮道：「姐姐，央你回去代我說聲，常時多謝小娘，求小娘在爺面前代我方便一言，放我出去，後當重報。」丫頭道：「小娘已曾代你說過幾次，爺總不肯。叫你再耐心等幾日，再尋個方法放你。」又過了月餘，忽一日，那丫頭來對天榮道：「小娘叫對你說，明日老太太同孺人們下園來看花，叫你取個空兒哀求老太太，小娘再從旁幫你，管情停妥。」天榮大喜。原來這老太太就是養春的母親，一生仁慈好善，極喜施捨，若遇人有患難，他卻不惜財物濟人。天榮軟禁在此，人都瞞著他，他若知道，也不待今日了。

天榮又捱了一夜。次早，見童僕們紛紛收拾亭台，鋪設酒席，擺列得□分齊整。但見： 裊裊東風小院通，鸞駝飛下百花叢。

香濃寶鼎沉檀細，花壓金瓶梅杏紅。
繡幕漫遮金翡翠，錦茵半戲玉芙蓉。
鳳蕭象管隨瑤瑟，疑是仙娃宴蕊官。

這正所謂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富貴家。這呆養春乃江南第一富戶，兩淮鹽務的領袖，一派豪華的氣象，雖難比上苑天家，卻也不減石崇、王凱。是日辰牌時，先是一班家人、媳婦、丫環使女數□人，穿綢著緞，珠翠盈盈，擁擁而來。次後纔是老太太率領著許多女眷姪妾們入園來。一個個生得：

盈盈粉面媚含春，疑是凌波出洛神。
羅綺生香籠白雪，鈿釵曳玉掠烏雲。
殘紅淺襯蓮鈎印，落片輕沾玉筍痕。
忽向花間聞笑語，曉鶯枝上弄新晴。

一班女眷看過花，纔上廳吃茶。至午上席，杯盤交錯，笑語喧闐。日晡時，各各起身閒步。

吳天榮在假山後伺候，不敢出頭。等到老太太同燕玉散步看花，燕玉把他攙到假山邊花深處賞玩，只見天榮連忙走出來，向老太太叩頭。老太太道：「你是安保呀！幾時來的？為何這樣落薄？」天榮道：「小的在此半年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你來了這許久，怎麼不來見我？」天榮道：「小的因四官人的事，被二官人鎖禁在此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四官人已死了，還說他怎的？」燕玉道：「因二官人惱四官人，故此連累及他。論起來其實也不干他事，禁他在此也無用，老太太做個好事，放他回去，讓他骨肉完聚。」老太太本是個仁慈之人，又平日極喜燕玉，聽了這話，大動惻隱之心，便說道：「罷了，你起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遂走來對媳婦道：「你官人可成得個人？四官兒已死，就是弟兄們有些言語，如今也該丟開了，怎麼又將安保鎖在這裡？他家也有奔兒老小，何苦離間他！」孺人道：「我也曾屢勸他，無如他不肯依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依我說，放他去罷。」孺人道：「老太太主張，我們怎敢不遵？只恐官人回來不依。」燕玉道：「既是老太太做主放了，等官人回來，老太太向官人說聲就罷了。」孺人瞅他一眼，道：

「又好惹他回來一場吵鬧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不妨，我自會向他說。」便叫人賞他一桌酒飯，叫了天榮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去吃了酒飯回去罷，官人回來，我自代你說，你以後須要學好，生意上須要盡心為主，各房的事須要一例，不可偏護。」天榮叩頭感謝道：「蒙老太太的恩典，小人知道。」又向孺人叩了頭，走到臥處，連酒飯也不吃了，捲起行李，出了園門，飛奔到寓所，收拾行囊，雇了牲口，星夜回揚州去了。這正是：

鼈魚脫得金鈎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過了數日，吳養春回來，他母親向他說知放了天榮。養春雖然面允，心中卻甚不快。出來又與那班幫閒的朋友商議，還要再去捉他。這也是財主性兒，若是些良朋益友，也便勸阻他，無如那班匪人，都要奉承他。還有一等壞心術的，巴不得撮起件事來，好於中取利。隨即撮弄他差了幾個家人，帶領一二個粗用人，來揚州分頭緝拿天榮。

誰知吳天榮早已差人在外打聽，一聞此信，著了忙，無處潛身。正是人急計生，隨即帶了萬把銀子，丟下家口，逃往京師。不一日又到京城，進得城，尋個寓所安插下來，便來見倪文煥。二人相見，坐下。天榮謝道：「外日蒙爺情，發書子搭救，奈家主必不肯恕，又被他拿去鎖禁了半年多，蒙老主母憐念釋放，今又四路差人訪拿，定要置小人於死地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又來求爺庇蔭。」文煥道：「你雖逃到京師，終非長策，我也難庇你許多。如今有個道理，我們廠裡魏祖爺，昔日也曾與你有一面之識，除非投在他門下，方可免禍。」天榮道：「若得老爺玉成，刻骨難忘。」

次日備了禮物，文煥引他到魏府來。文煥先進去，天榮等到傍午，纔有人出來喚他到書房裡來等。忠賢出來，天榮朝上叩了頭，復又跪下，呈上禮單。忠賢看也不看，遞與掌家，命他坐。天榮道：「小的怎敢坐。」忠賢道：「即是舊交，坐下何妨。」天榮纔告坐坐下。忠賢道：「遠勞你來，只是我們無白衣，須要做個官兒纔好。武職恐你做不來，只好代你上個中書罷。」天榮稱謝不已。少頃，擺上酒來，忠賢道：「你家主人富壓江南，實有多少家私？」天榮道：「約有一二百萬。各處鹽引當舖，每年有餘萬利息。惟有黃山木利最多，每年足有四餘萬。」李永貞道：「朝廷各項錢糧，每年也只有五六百萬，他一家每年就有十分之一，如今大工正在缺少錢糧，就向他借幾萬用也不妨。」天榮道：「當年徵關北時，他也曾進過五萬充邊餉，萬曆爺曾賜他中書銜的。」忠賢道：「這廝卻也可惡！萬曆時他既助得餉，咱們如今大工缺少錢糧，他就不助些餉了？他這富足，難道不是害眾成家的麼？你可開他些過犯來，咱好差人去拿他，來問他要。」

席散後，天榮回來，便來見倪文煥，討他主意。文煥道：「既是祖爺起了這個念頭，你也顧他不得，必須開他些過失纔好。」天榮道：「他家雖是富足，卻世代忠厚，未曾刻剝一人。就是鹽務當舖，只有人騙他些的，卻無甚過失可說。」文煥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也講不得天理了，你若不開，連你也不好。」天榮道：「但憑吩咐。」文煥道：「你去做個揭帖，上開他父子是歙縣土豪，慣囤窩射利，阻撓鹽法，遍開典鋪，刻剝小民，侵佔黃山，每年獲木植租息六餘萬，以致家累巨萬，富堪敵國，赴東廠出首。」

天榮依命，沒奈何，次日只得寫了個揭帖，投到東廠。楊寰見了，如獲至寶，即刻轉上來。忠賢隨即矯旨拿問，票了駕帖，差錦衣官校星夜到江南來拿人。校尉等詐了萬金，呆養春只要救命，也顧不得銀子，隨即吩咐伙計：「將各處典鋪鹽店都收了，我又未曾犯法，朝廷也不過是要我的銀子，家中姬妾都著他母家領去，聽其改嫁。」老母、奄子免不得抱頭痛哭而別。

不一日，到了京，發鎮撫司拷問。呆養春遍行買囑，許顯純也得了他有萬金，心裡卻也憐其無軻受害，又怕魏監差人打聽，不敢放鬆他，就照原揭上題個拷問過的本進去。一二日批下來道：「呆養春賊銀六萬，著刑部行文與該撫，照數比追解京。其山場木植銀四餘萬，著工部遣幹員會同該撫按估計變價解庫；其山場二千四百餘頃並拋荒隱匿地畝，均著拐明入冊。此皆廠臣為國忠心發奸，巨手搜剔黃冊之大蠹，克襄紫極之浩繁，省國幣而工度饒，不加賦而財用足，宜加優獎，以勵忠勤。著賞給綠緞四表裡，羊八雙，酒八瓶，仍著蔭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，世襲其職，給與應得誥命。欽此。」那吳養春父子生來嬌養慣的，那奈刑法？熬不過幾次追比，俱死於獄中。正是：

百年富可擬陶朱，卻笑持家術也無。

致使一身亡狂狷，只因輕自放豪奴。

工部奉旨，差了個主事來徽州變產。先時呆養春家私原有數百萬，後因養春被拿，他奄子各處尋分上救他，不惜錢，要一千就是一千，要一萬就與一萬。那些親友有實心為他的，道：「只要錢用得到，自然靈驗。」亦有借此脫騙的，那些女流如何知道？就如挑雪填井一樣。及到撫按追贓時，家私已用去一半了。只見家人回來說：「主人都死了，原來此事是安陪陷害的。」舉家切齒，痛哭一場。

不日工部司官到了，會同撫按清拐。那些親友見事勢不好，都不敢來管，只有一個老家人吳良出來撐持。那主事同撫按上了察院，傳集府縣，將山場木植變價，少不得要報人買，未免高抬價目。那些富戶見值一百的，就要賣人二百。那些怕買的花錢求免，或賄囑延擱。那買不起的便來告免，反被豚逼，以致妄扳別人，株連不已，及至納價時，書吏又作弊，用加二三重平子收銀，及完清了價，又無產業領，他又報別人來買，設成騙局哄人。那報買的也不能聽他緩緩上價，還要當錢糧追比。無奈這是個欽差官兒，不受撫按的節制，無處告理。正是：天高皇帝遠，有屈也難伸。把一個徽州城攪得不成世界了。賊銀出過六餘萬，也就艱難了。眾童僕都偷盜財物，各自逃散，日日只帶這老僕吳良追比。這呆良年近七旬，漸漸打得不像樣而死。這主事又差人拿他家眷，那老太太年老，出不得官，便來拿他奄子。那孺人是寧國沈相公的孫女、南京焦狀元的女甥，見人來拿他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為世代簪纓之女，富貴家的主婆，豈可出頭露面，受那狗官的凌刺？罷！與其死於此賊之手，不如死在家裡的乾淨！」於是解下絲縲，懸樑自縊。他兩個女兒見他娘弔死，他們也相縊而亡。可憐：

愁紅慘綠淚成絲，弱柳迎風自不支。

斷送玉容魂弗返，分明金谷墜樓時。

那老太太聽見媳婦、孫女都死，嚇了一跌，也嗚呼哀哉了。眾親戚聞知，皆來弔問，備棺收殮。

那些差人猶自狐假虎威的詐錢，街坊上看的人都動不平之氣。內中有那仗義的道：「你們逼死了他一家人口，還在此吵鬧，我們打這起狗纜。」眾人一齊動手，把幾個差人登時打死，漸漸聚了幾千人，打到察院衙門裡來。那些衙役正要上前阻擋，見人多勢眾，都一哄而走了。眾人便放起火來。主事的家人見事不諧，都扒牆破壁而逃，那裡還顧得本官？那主事還未起來，忽夢中驚醒，只道是失了火。忽聽得外邊嚷道：「要打主事！要殺主事！」纔知是激變了地方上人。此刻並無一個牙爪，只有一個門子在旁，即忙越牆而逃，跑到初門驛暫住。這邊府縣等忙來救火安民，一面通詳撫按，據實奏聞。魏忠賢見激變了徽民，只得把主事剝職，便把這事緩下去了。

不料又走出個許寺丞來。這許寺丞名志吉，本是徽州許相公的孫子，以恩蔭仕至苑馬寺丞，與吳養春是至親。他見徽州打了欽差，恐魏監惱，不肯休歇，又恐連累到自己，遂央倪文煥來對忠賢說：「許寺丞本籍徽州，深知呆養春所放天津、淮揚、兩浙各省的債務，並各處鹽當產業，若差他去，不到半年，賊可全完。」許寺丞又送了許多禮，纔得了這個差。

南直士大夫在京者，只道他是好意，或者因徽州困極，他出來自然設法調停。誰知他竟是個人面獸心的畜類，只要保全自己，奉承權托，不顧鄉里，一路來各處清柑，絲毫不能遺漏。及到家鄉，他便想道：「本地府縣是我父母官，恐他要假借起來，後日難以行事。」他便以憲體自居，公然坐察院。地方官勒令庭參。府縣見他如此，都不理他，他也只得厚著臉行事。眾鄉紳來見時，他便分倨傲起來。內中有個方給事，纔說得幾句話，便搶駁他，反被方給事當面羞駁一場。他也只得皮著臉，不以為意。有個秀纜吳守仁，是他的姨丈，當面來告免，竟被他答駁了一場。放告後，今日報這家買山，明日派那家買地；今日冤某人領吳家的本錢，明日賴某人受呆家的寄頓。影響全無的，只憑他說的便是，他那裡管甚宗族親眷，就是他親伯叔弟兄，也報來買產，都是一例追比。黃山田地，旨上原教歙縣人領買，他見休寧人富足的，突然派過二萬去，便把休寧的富戶程八元等數百萬的家私，都弄得

一貧如洗。各處都有謠言道：「派一千，禮儀三百；繳一萬，威儀三千。」以至遠年私債，家人身銀，都入贓冊。

休寧有個程寡婦，乃孝廉程有政的繼室，卻十分美麗，也是官家之女。那程有政死了，寡婦年少無子，家私餘萬。程舉人臨終畝下親筆遺言，把兩個前奔之子分出去住，畝了一所典鋪、本銀二萬與寡婦取利日用，以為養贍。這許寺丞平日與程有政相交最厚，他慕他奔子姿色，新寡時便要謀娶他。寡婦執意不允，他便記恨在心。今日便派寡婦買山銀一萬兩，差人來催。那寡婦卻有見識，回道：「疾風暴雨不上寡婦之門，就是朝廷也沒有拿婦女當差的，我有兒子，有事你去向他們說去。」他連茶錢也不出一個。差人鬧了一日，無法奈何，只得來回話。

許寺丞本意，原要拿寡婦出頭，見差人拿不來，次日又差了許多孤貧來吵鬧。那些疲癯殘疾之人，人又不好打他，他們便一窩蜂的在程家亂鬧。這寡婦卻有算計，便出來對他們道：「你們既是官差，沒有白使人的理，且坐下來吃了飯，我同你們去見官。」隨即擺下幾桌齊整酒飯來。那些乞兒何曾見過這樣好東西，一齊坐下狼餐虎嚥的大碗斟酒吃，一個個吃得東倒西歪的爛醉如泳。寡婦忙把一切細軟都寄在左近親族家，他便坐上轎子，竟回母家去了。

他弟兄子姪多有在庠的，都到學前約齊了三學朋友，候按院下學講書畢，公同稟道：「許志吉假倚差官，殘害鄉里，求大人做主。」按院道：「雖他奉旨清拐，未曾教他無端扳害，他既無桑梓之情，諸生又何必存畏縮之念？此與小民觸犯鄉紳不同。」這分明是惡他，叫眾人打他之意。眾秀纔正要生事，今見上官許他，眾人等送按院上轎後，齊至公署前，蜂擁進去。那許寺丞猶自做張做勢的狂吠，眾人上前一齊動手，打得個落花流水，將手下人打死了幾個，那許寺丞早逃走個不見。眾人見他走了，竟打到他家裡去，放火燒他的房屋。百姓都恨他，也齊來幫助。家財盡遭擄掠，婦女們剝得赤條條的，趕出街坊。這一場醜軒，卻也不小。還要尋到許寺丞，打死纔稱眾意。這正是：

未害別人先害己，果報分明定不差。

畢竟不知許寺丞逃得性命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